

# 《獅子山下》《壞女孩》手稿亮相書展 粵語流行曲 歌詞半世紀



▲現場展示多幅唐卡收藏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實有容攝

## 趙泰來新書介紹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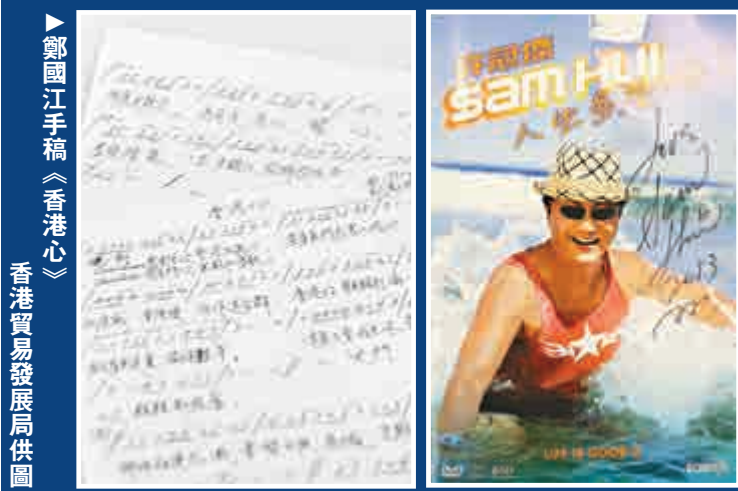
▲趙泰來(右)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介紹藏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實有容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實有容報導：由光留院趙泰來宗教收藏品館主辦、圓方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協辦的《無言說法·一代傳奇收藏家趙泰來》新書發布會日前在中環創Bookcafe舉行。收藏家趙泰來及願烟法師出席發布會，講解藏傳佛教唐卡特色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歷程，現場亦展出多件唐卡、通草水彩畫等收藏品，與到場觀眾分享交流。

於上月初出版的《無言說法·一代傳奇收藏家趙泰來》介紹光留院趙泰來宗教收藏品館的創建故事及趙泰來家族背景、收藏經歷，並輔以多頁藏品館文物照片。光留院趙泰來宗教收藏品館於今年年初開幕。作為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外曾孫，趙泰來繼承了家族留存的近十萬件文物。多年的悉心整理，趙泰來將大部分文物收藏捐贈予國家各博物館。光留院趙泰來宗教收藏品館內藏品涵蓋新石器時代到明清的文物，館中一件清乾隆鑲金景泰藍祈福國璽在發布會上亮相，讓觀眾一覽景泰藍工藝的精湛。

屯門光留院現藏有近二百幅唐卡，均為趙泰來家族的收藏，願烟法師於發布會上詳細介紹這些藏傳佛教卷軸畫的特點、題材分類及唐卡用色的不同內涵，以加深大家對唐卡藝術的理解。

趙泰來與願烟法師將於本月八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無言說法·佛教藝術」講座，公眾可致電六九〇九五五四四查詢講座詳情。



▲許冠傑簽名歌詞集 香港貿易發展局供圖  
▲左起：黃啟聰、鄭國江和朱耀偉為現場媒體介紹展品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鄭國江(左)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歌詞較單一化」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鄭國江手稿《香港心》 香港貿易發展局供圖

【大公報訊】記者林巧茹報導：由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二十六屆香港書展將於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年書展藝廊特別呈獻「詞情達意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半世紀展覽」。

昨日，著名填詞人鄭國江、Headlines「第一線」音樂雜誌總編輯黃啟聰和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朱耀偉出席「詞情達意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半世紀」展覽媒體預展，介紹今次展覽，剖析不同年代粵語流行歌詞風格和變化，以及跨代填詞人的演進等課題。

### 歌詞現梅艷芳戀情

著名填詞人鄭國江於會上表示，以前香港文化博物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曾辦過香港粵語流行曲專題展，今年書展藝廊呈獻這個展覽，反映香港正逐漸蒐錄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的珍貴展品和文化傳承。

隨著時間推演，粵語流行曲歌詞亦都一直蛻變，「詞情達意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半世紀」展覽以時間為主軸，由上世紀七十年代到近代，以多位重量級填詞人為切入點，包括由七十年代開始叱咤一時的「歌神」許冠傑和「鬼才」黃霑等、八十年代活躍至今的林夕、黃偉文和潘源良等，以及近年湧現的新進，如林若寧和陳訪謙等，折射香港粵語流行曲歌詞風格的變化。鄭國江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歌詞較單一化」。「尤其近年，在這個『分眾』的年代，作詞人多以民生議題入詞，該展覽可反映填詞人不同年代的不同風格。」朱耀偉補充說。

每一份詞作都是填詞人的心血結晶，展覽展出多位著名填詞人手稿。鄭國江說：「那時的巨星形象鮮明，例如陳百強擁有少男的氣質，而張國榮則有點不羈的氣質，我只需要根據他們的形象就能寫出適合他們的歌詞。」他續說：「我也很少為巨星修改歌詞，唯獨梅艷芳的經典歌曲《夢幻的擁抱》是應梅艷芳要求在首段描寫她的感覺，該段歌詞正正反映梅艷芳的一段戀情。」

### 漫步「詞海」領略深意

展出的手稿還包括由黃霑填詞，具香港人拚搏精神的不朽名曲手稿複製版《獅子山下》、由鄭國江填詞的《風雨同路》、《凝聚每分光》，由林振強填詞的《空樓》、《壞女孩》，讓參觀者親眼「



▲黃霑獲CASH音樂成就大獎2009 香港貿易發展局供圖  
▲林夕是香港樂壇創作最多作品的填詞人之一 香港貿易發展局供圖

目睹一句句經典歌詞當年誕生經過或透視巨星不為人知的一面。

粵語流行曲是不少市民的集體回憶，歌詞是記載歷史、承載感情的關鍵工具，展覽還展出多件珍貴展品，例如簽名版許冠傑照片，以及由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CASH)借出的多屆音樂成就大獎獎座，包括二〇〇〇年得主黃霑、二〇〇二年得主鄭國江和二〇一二年得主林夕等，立體呈現這種社會文化資產多元面貌，讓參觀者從個人走到社會、從一闕詞看到一個「詞海」，領略當中深意。

##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未來人與老人一起合唱歌曲

# 《時光旋律》 演示未來世界

何俊輝

從李嘉達編導並由戲同行、大專舞台合製的音樂劇《這是時光中的旋律》中，能看到舊事物如何被將來的科技吞噬。

《這》劇描述一個男人(鄭瑞傑飾的徐天藍)從二〇五一年的香港來到二〇一九年的香港，要殺死一個科學家(阮瀚祥飾)，因該科學家為了幫大企業做氣候實驗，令未來世界的環境失衡，引發很多人死亡的饑荒與疫症。此外，故事亦描述未來的高科技令生活乏味，吃一粒營養丸便不用吃其他食物，因很多食物已在二〇五一年前消失，故此徐天藍在二〇一九年是初次見到薯片與香口膠，初嘗未試過的味道。

### 新科技帶來單一社會

而當徐天藍在二〇一九年見到一隊樂隊玩音樂時，亦感到驚訝(導演應要鄭瑞傑演得再驚訝一些，效果更佳)，因為二〇五一年吃一粒「音樂丸」便不用與別人苦練，也能玩像樣的音樂，換言之二〇五一年所有事情都是速成、單一化而欠缺獨特、多元的生活經歷。劇中有台詞提及眾多小鴨跟着前面的大鴨踴躍，比喻人不能沒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呼應二〇五一年社會單一化和人人面目模糊(「徐天藍」這名字是在二〇一九年才提及，場刊把鄭瑞傑的角色叫「男人」，二〇五一年時則好像沒提及名字)，令社會陷於大困局。劇中提及古老街燈、老店舖、糖不甩(傳統甜品)正或將被淘汰，就像歌曲《老人的三兩件瑣事》中「害怕拖垮社會發展，天星喜帖難倖免」的歌詞般，同樣

是香港社會汰舊換新的真實寫照，可見編劇和填詞人黃子晉的筆觸相當感慨。

劇中花了不少篇幅展現徐天藍與樂隊女主音Melody(伍正喬飾)從相識到相戀的過程，其中的盪鞦韆、星光下共處戲都很浪漫，這便跟二人談及「玻璃樽碎了，找不回一個有相同記憶的樽」，同樣以溫暖貼心、值得細懷的情感對比二〇五一年的冷酷無情；可惜的是，除了見到二〇五一年的科學家冷酷地講了一堆跟科學實驗有關的說話，以及提到二〇五一年是用藥丸取代很多生

活方式外，《這》劇便只能透過開場歌《藥丸時代》中「玻璃箱中製作潤滑油或燃油，基因組裝分解都不需要內疚」等寫未來科技狀況的歌詞，讓觀眾對二〇五一年加深了解。

發生於二〇五一年的劇情在篇幅上比二〇一九年少得多，未能透過多些對比彰顯二〇一九年有多好，反而在二〇五一年曾提及二〇二五年的社會，像法國動畫《生命長生店》中的劇情，令筆者感到震驚的措施——迫老人上山安樂死，但為何二〇五一年欠缺類似的駭人

戲？

### 新舊對立刻畫較模糊

徐天藍對二〇一九年的食物和音樂既好奇又享受(如筆者目睹他愛吃那包薯片)，跟Melody相戀時也看來喜歡舊事物帶出的獨特情懷(如盪鞦韆)，但從編劇的處理「無收益，便拆遷」等歌詞與鄭瑞傑的演繹中，又見徐天藍斬釘截鐵地說未來高科技把舊事物淘汰是應該的，更指迫老人安樂死無可厚非。在絲毫沒有心理掙扎或轉變的刻畫下，徐

天藍對舊事物那前後矛盾的言行讓人費解，為何不安排戀上二〇一九年事物卻明知該些事物將消失的徐天藍，對步向消失感到無奈、慨嘆呢？

徐天藍與二〇一九年科學家為改變氣候爭吵，雙方各執一詞時爆發的怨憤令戲的場面相當好看，但奇怪的是，爭吵之前有場戲是寫徐天藍殺科學家的過程中，跟科學家作激烈的打鬥(演員本身不懂功夫，用慢動作表達打鬥是明智做法)，那為何在雙方再次見面時會由要殺對方變成只是爭吵，劇中沒解釋。徐天藍好像吵不出什麼結果便決定返回二〇五一年，並跟戀上的Melody離別，離別歌《記住一顆星星》中的歌詞「曾意欲留駐，但結局使我顧慮」使筆者對徐天藍的結局摸不着頭腦，幸好那離別戲寫和演都有含蓄的愁緒，餘韻無窮。

劇首用音效模仿二〇五一年的高科技產品，帶出不俗的科幻感。余健綱、鄭恩浩、李嘉達替全劇所作的曲，大部分能配合場面的氣氛、角色的思緒和要表達的東西，顯得充滿感染力，只是小部分歌曲在主唱與和唱交疊時，歌聲的混雜令筆者聽不清楚歌詞(似乎音效的調校問題也導致聽不清楚)。黃子晉、楊瀚楠、黎子健、李嘉達的文筆都很好，為全劇所填的歌詞在敘事與抒情上均細膩深刻。值得一提是《藥丸時代》把未來人對未來高科技的自傲與老人對舊事物的眷戀(未來人與老人均由眾多演員飾演)，寫成一個布滿衝突的對峙局面，可惜結尾歌《留住》在沒鋪排之前的劇情下，未來人竟頓悟「基因不須製造，才是正常」並跟老人合唱「簡單快樂最難忘漂亮」，把很多新舊對立的社會問題化解得大兒戲，大團圓結局得太刻意。 戲同行及大專舞台供圖



▲徐天藍與科學家為改變氣候爭吵，相互打鬥



▼徐天藍與樂隊女主音Melody從相識到相戀，盪鞦韆、星光下共處等戲都很浪漫